

被
绑
架

被
绑
架

被
绑
架

少女星架 奇遇

【日】 赤川次郎 著
高增杰 郝玉珍 高倩 译

中国妇女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 伸

少女星泉奇遇

(日) 赤川次郎 著

高增杰 郝玉珍 高 倩 译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192毫米 32开 8.125印张 160千字

1988年12月北京第一版 1988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1—20,000册

ISBN 7-80016-111-0/I·42 定价：2.70元

目 录

序 章	(1)
第一章 千杯，女老板！	(7)
第二章 女老板，整装待发！	(66)
第三章 女老板，深入虎穴！	(115)
第四章 女老板，生死悠关！	(183)
尾 声	(252)

序 章

一辆小轿车在树荫环绕并笼罩在晨雾中的公路上飞驰。晨雾弥漫，轿车不得不时时开亮车灯。它风驰电掣般地向前飞驰，简直是在横冲直撞。

开车的尾田医师过去从来信奉“安全第一”，以至朋友们开玩笑地说：“他开的汽车上只有车座和车闸。”今天早晨，他开着车如此疾驰，简直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逼着太阳从西边出来的，是紧紧地压在尾田后腰上的一把尖刀！

“再快点！”

说话的自然不是那把尖刀，而是拿着尖刀的人——一个身材矮小、穿着破旧的小伙子。

“这……这已经是玩命了！快不了啦！”

尾田医师拼命分辩。

“速度表上不是还空着那么多吗？”

“别开玩笑啦！这已经是极限了。”

“你小子！别想蒙我！这才是速度表呢！”

“啊！这……这是收音机呀！那边才是速度表呀！”

“你……混蛋！想跟我开涮？”

汽车居然奇迹般地没有撞车，很快拐进了林间小道。它咯噔咯噔地从树根上驶过，向树林深处驶去。不久，汽车来到一个小水池旁边。

“就是它！”

小伙子指的是一间破房子，看上去根本不象有人住着。过去可能是什么人的别墅，可如今油漆斑剥，窗框脱落，房顶上也有好几块木板被大风刮跑。这种房子，就连妖精也会啧啧吐舌，不愿居住。

“快，快点！”

小伙子紧催。尾田医师只好刹住车，提着出诊包，向破房子跑过去。两个人还没走到跟前，房门已经打开，闪出一个年近五十、又细又高的瘦高个身影。

“真够慢吞吞！”细高个对小矮个说。

“没辙呀！所有的医院都关了门，连人影也没有。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小子硬拉来。”

“少辩解，快进去！”

屋里只不过不算是露天，空空荡荡，跟空屋子差不多，只有一张陈旧不堪的破床放在房间角落里。一个老年人痛苦地喘息着，看上去俨然象一具干瘪的木乃伊。床旁边还站着两个人：一个是矮矮的胖墩，圆脸，一脸孩子气。另一个身材矮小瘦弱，戴着一副厚得吓人的高度近视眼镜。他们都惴惴不安。一个焦灼地咬嘴唇，另一个不住地用手指敲柱子，还

不时地擦眼镜。

尾田医师诊察了床上躺着的老年人，慢慢地直起腰来。

“怎么样？”瘦高个问道——他好象是四个人当中的头儿。

尾田医师摇了摇头，说道：“要是亲属，该叫他们来了！当然，这是说，如果能叫到这儿来的话……”

“……没救了？”

“太晚了。肺炎高烧，心脏已经虚弱到极点。他竟然能熬到现在！”

“能不能……能不能想点办法？”

“至多不过是减轻痛苦。”

“那就采取措施！”

尾田医师不大情愿地耸了耸肩膀，从出诊包里拿出了注射器和药水。

“这注射器可真够个呀！”

“没带给人用的注射器。”

“你说什么？”

“我是兽医呀！”

瘦高个恶狠狠地瞪了小矮个一眼——是他把尾田医师弄来的。

“……你！”

“我不知道……真的，只当是普通的大夫……”

小矮个慌乱已极，拼命辩解。

“你小子！”

“别！等一等……”

这时，床上的老人突然喊了一句：“喂……”

四个人一起围到床前。

“老板！”

“冷静一点！”

老年人举手示意，要四个人安静下来，喘息着断断续续地挤出了几句话。

“听着……我的后继人是……我侄子……”

“他在哪儿？”

瘦高个向前探了探身子。

“上衣……口袋里……有张纸条……”

“遵命！”

“要是他不行……就传给他的亲属……”

“遵命！”

“记住……目高会……不能后继无人……你们要……和衷共济……”

“老板，请您放心！我们一定努力振兴……”

“拜托了！大家要……齐心合力……”

说到这里，老年人似乎已经精疲力竭，喘着气闭上了眼。四个人相互对视。尾田医师走到老年人身旁，想抓住他垂下的手臂摸摸脉搏。

就在这一瞬间，老年人突然一下子抬身坐了起来，四个人大吃一惊，跳了起来。老年人突然睁开两眼，凝视着正前方，喊道：“三连，冲锋！”

紧接着，他扑通一声倒在床上。

尾田医师将听诊器放在老年人的胸脯上听了一阵，接着站起来说：“已经去世了！”

接着，他象是突然想起来，问道：“他当过兵？”

“当过炊事员！”瘦高个冷冰冰地答道。

“——该怎么办？”胖墩问瘦高个。

“咱们不能就这样把老板丢在这里！”

“当然。”

“老板真不错呀！”

“那怎么办呢？”瘦高个环视三人，说道：“如果就这样摆着，警察局会拉走老板的遗体。”

“这绝对不行！”

“对！我们应当亲手让老板安息。”

“怎么能让警察们插手呢！”

“不过……”瘦高个凝神思索，说道：“挖坑的话，咱们没家伙。”

“水池怎么样？”小个子提议。

“水池？——不错。再说，老板生前就喜欢这水池。”

“但总得装殓呀！”

“没有棺材呀！”

“什么都行，只要是个箱子就行……”

尾田医师一直听着四个人说话，这时干咳了一声说：“对不起，我该告辞了。虽说是开车，可也要费点时间呢！”

接着，他提起出诊包，打算走出房间。

就在这时，瘦高个突然招呼道：“喂，等一下！”

“还有什么事吗？”

“听着！事情总得商量……”

尾田医师看到瘦高个从上衣里面拿出了闪着黑色亮光的手枪，吓得面无血色。

“再见了，老板！”

“我们绝不辜负……”

“我们要振兴目高会，恢复昔日的繁荣！”

“安息吧！”

四个人站在水池旁边，声泪俱下。尾田医师站在四个人背后，也哽咽不止。——这也毫不奇怪。尾田医师的轿车已经被用作“老板”遗体的棺材，如今正在沉入池水之中。

分期付款的帐还没有还清，可是……汽车正徐徐下沉。渐渐消失，最后终于再也看不见踪影了。水面上，几个水泡时稳时现。最后水泡也消失了。水池恢复了过去的宁静……

第一章 干杯，女老板！

“各位亲属，请到那边等候吧！”

火葬场的职员说话的口吻十分亲切，宛如在银行存钱时的银行职员一样。

一小伙黑色的人影慢慢地离开了熊熊燃烧着的火葬炉，走向休息室。中年妇女无意中回头一望，发现只有少女一个人依然伫立在炉前，一动也不动。

少女身穿蓝色学生服，两手背在身后，立正站着，直愣愣地看着火葬炉。她胳膊上戴着黑纱。

“阿泉！”

中年妇女走过来，把手放在少女肩膀上。

“走吧！快！”

少女顺从地迈开脚步。冷冷清清的水泥路上回响着脚步声。

“你爸爸真够可怜！不过，你要打起精神来！爸爸也一

定希望你能这样。”

被称作阿泉的少女表情严肃，只是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正前方。她个子虽然不高，身材却长得很匀称。脸庞逗人喜欢，然而紧闭双唇，大大的眼睛里蕴藏着坚强的意志。这一切又给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感觉。

“爸爸现在正在被烧成灰。”阿泉说，“他肯定没有工夫考虑我的事了。”

中年妇女听到阿泉的话，似乎吃了一惊，干咳了一声，没有说话。她突然停下来，四面环视，说道：“他们进了哪个房间？”

不知不觉，刚才那一伙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真讨厌……是那边吧？”

中年妇女急得乱转，连忙探视拐角。这时，阿泉却一直沿着走廊走去，打开尽头的门出去了。

这天正值秋高气爽，晴空万里，阳光照得人有点热乎乎的，可空气十分干燥，微风习习。

转过大楼旁边，是一座似乎无人收拾的庭院。这里毫无人迹，大楼的墙壁和院墙围在四周。阿泉在堆放着的空箱子上坐下来，仰头望着天空。高高耸起的烟囱口处，黑黑的浓烟正随风飘去。

阿泉突然抬起双手捂住了脸。

“呜……呜呜……”

紧闭的双唇中涌出哭声。阿泉痛苦地呜咽着，双肩颤抖，泪水不住地从手指缝里流下来。但是，这仅仅是一两分

钟。当她再次仰望天空时，泪水打湿的面庞却显得镇静而开朗。

阿泉站起来，走出庭院，转到大楼前面。除了阿泉刚刚乘坐来的灵车之外，又有一辆灵车刚刚到达，白色的棺材正在卸下来。阿泉站在远处，望着这一切。

星泉，十七岁，私立N中学的高中二年级学生。如今，阿泉已经成了孤儿。

“阿泉！”

她看到姑姑酒井好子——那个中年妇女走了过来。阿泉慌忙擦去泪水。怎么能让这种人看见自己流泪呢！

“你原来在这儿！大家都担心呢！”

“我在看。”

“看什么？”

“那些人。”

棺材已经运走，穿着丧服的一伙人慢慢地跟着走去。只有两、三个人在哭泣，其余的人脸上露出厌烦的神情，都恨不能这一切早点结束。其中甚至有人笑嘻嘻地聊天。阿泉想：人情就是这么回事！

对阿泉来说，她只有一个亲人——父亲星贵志。她幼时丧母，又没有兄弟姐妹。对她来说，父亲是朋友，是老师，也是情人。他正值壮年，才四十五岁，在一家中等规模的贸易公司当营业处长。他很有魄力，因此同业的大公司不断来邀他调去工作，可是他厌恶庞大的组织机构，认为那里缺少自由，没有调离公司。

父亲大部分时间在国内和国外各地出差。这种时候，阿泉在公寓里一个人生活，但她从来没有怨恨过爸爸。有时，工作提前结束，爸爸会乘深夜的航班回到家里。那时，就别提多高兴了！

父亲星贵志在日本人中算是大个子，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干将。和那些仅有出众能力的秀才们不同，他待人亲切，就连竞争对手的公司里的营业员们也都认为他这个对手并不可恨。虽然已到中年，可长期练就的身体却很结实，如果说他只有三十岁，人们也会相信。

“嗯，爸爸。”阿泉常说，“我要是结婚晚了，那就是爸爸的责任。很难找到象爸爸这么理想的人呀！”

就是这么好的爸爸，如今就要成为一堆骨灰……

深夜，星贵志在成田机场下了飞机，打算坐出租汽车时，大概是脚下一滑，结果向前一扑，一下子蹿到了路中间。这时，一辆大型拖车急驰而来……他死得多么突然！

“我说，该走了。”好子姑姑说道。

阿泉最亲近而又在东京的亲戚就是这位姑姑，但阿泉却非常讨厌她。她的丈夫酒井呈一在一所大学当助教，恰和父亲成鲜明对照，为人阴险，心胸狭窄。眼下，这对夫妇成了阿泉的监护人，阿泉也曾去面致谢意。可是酒井丝毫也不掩饰他的厌烦。后来，当阿泉表示打算在公寓里单身居住时，他好容易才显出放心的表情，面露喜色。

姑姑好子也是一样，虽说是父亲的妹妹，可却爱虚荣，好排场，如今只是一味地顺从丈夫，想让他当上教授。她这

样亲亲热热地对待阿泉，只是因为有别的亲戚看着的缘故。

阿泉明白，她如今正在心里抱怨：这可是背上了大包袱！

“知子去世后，哥哥要是早点再续一房就好了。”

好子无可奈何地站在阿泉旁边，望着别人的送葬行列说道。

“如果续一房，你也不至于孤身一人呀！”

“不，我一个人挺好。”阿泉说，“我一个人能好好地活下去。”

“那是因为你坚强，可无论怎么说，还是个孩子……”

续弦，父亲一次也没提过。阿泉也觉得这可能很困难。在父亲和自己一起生活的空间里，没有余地可容他人闯入。父亲大概也认可了。

父亲并不是没有和女人来往。阿泉也十七岁了。她以女性的直感，觉察到父亲身边有十分亲近的女人。但是，父亲把她和生活区别得清清楚楚，从未提到过这个女人。那位“她”也从未来过一封信，也没打过一次电话。阿泉也明白，父亲也是男人，还年轻，需要女性的温存，因此也从没说过什么。

阿泉忽然想：那个女人知道爸爸死了吗？

她的目光在火葬场门口扫视了一阵。她想，也许她正躲在什么地方凝视火葬吧！要是这样，也该让她拾些骨灰。不过，也许姑姑会大闹一场。

但是，附近根本没有类似的身影。

“快点吧，再不去就晚了……”

“好吧！”

阿泉刚迈开脚，却突然看到在门口对过公路的另一侧停着一辆型号老得掉了牙的旧式轿车。那辆车黑漆漆的，又破又脏，恐怕连旧车行都不会要。车前面站着一个五十来岁的高个子。从他身着丧服，系着黑领带这一点来看，象是参加葬礼的人，可他为什么不进来呢？而且，非常奇怪，他好象一直死死地盯着阿泉。这不是错觉！这绝不是偶然瞧瞧。他一直注视着阿泉迈步走去。

她没见过这张面孔。如果说是父亲的朋友，他又显得穿着过于褴褛，而且看上去缺少风采。他到底是谁呢？

姑姑催着，阿泉快步走了。但她半路回头看时，身穿丧服的人还在直盯盯地目送阿泉。

“……来啦！”

哲夫把耳朵贴在门上，说道。

“关灯！”

周平正在挪桌子，慌忙喊了起来。哲夫关了电灯，赶忙在黑暗中穿过房间，急匆匆地走到桌子旁边……可到底是在一片黑暗之中，他坐偏了椅子，吃了个屁蹲儿。

“痛啊！”

“混蛋，安静！”

他们屏住呼吸。脚步声咯咯地来到门前——接着又走了过去。

“不是呀！”哲夫丧气地说了一句，又站起来开了灯；

“又不是这间屋子。”

“你倒听清楚啊！混蛋！”

听周平这么一喊，哲夫也满脸不高兴地说：“这么说，你能分辨出阿泉的脚步声罗！”

“那当然罗！要听不出来，还算是她的喽罗吗？”

一个是奥泽哲夫，一个叫渡边周平。两个人都是阿泉的同班同学。哲夫无论做什么事情，总是中等偏下，虽然学习不好，可又不甘心放弃当优秀学生的幻想。相反，周平的学习简直完蛋，自己认头，觉得上学不过是为了去练习自己喜好的柔道。正因为如此，他性格爽朗明快，一点也不粘糊。虽说块头够壮，可个子矮小，罗圈腿还挺厉害。班上的女同学都拿他开玩笑说：你怎么总横着走路？

“那这回你听清楚啊！”

哲夫这么一说，周平即刻回答：“好！你瞧好吧！”

他刚要朝门口走去，另一个同学——竹内智生带着嘲笑的口吻说道：“我看你还是算了吧！”

“什么！你说我不行？”周平瞪起了眼睛。

“你够呛！恐怕连阿泉的脚步声和马蹄声都不一定分得清！”

“这地方哪来的马呀！混蛋！”

“好象不但有马，还有鸡蛋呢？”

不过，对于智生这种嘲笑的俏皮话，周平却是毫无感觉。

“马和鸡蛋！你是不是精神有点毛病？”

智生在学校一直是名列榜首的优等生，总是被当作投考东京大学的团伙魁首。他长得也与此十分相称，面孔白晰，象是从来没晒过太阳，头发总是梳得平平整整，再加上一副高度近视眼镜。

“有意思！跟你说话，连日本语都听不懂！”

“你说什么？”

“哎，算了。我来分辨阿泉的脚步声吧！”他快步走到门口，又说：“我原来一直拉小提琴，对自己的耳朵可是满有信心。”

“哼！装腔作势！”

周平和智生都穿着学生服。不过周平的学生服倒象是灰色的工作服，而智生的衣服却给人一种整洁的感觉。只有哲夫只穿着一件白色毛衣，因为是公司老板的儿子，经济条件优越，因此说起俏皮话来总要比另外两个人带有一种优越感。

“——脚步声！”哲夫紧张起来。

“这不是阿泉。”智生不以为然地说。

果然，脚步声又走了过去。

这三个人类型虽然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都对阿泉怀有好感。他们虽然也意识到互相都是竞争的对手，可只是为了阿泉，又总能团结一致，共同行动。这方面倒是和大人完全不同。

这屋子是阿泉的公寓——这三个人在干什么呢？

“阿泉回来得怎么这么晚呀！”哲夫看了看表，“七点